

瀛泳著

東方出版中心

铁马冰河

北魏孝文帝传

下卷



瀛泳著

東方出版中心

铁马冰河

北魏孝文帝传

下卷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马冰河/瀛泳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1999

ISBN 7-80627-496-0

I. 铁… II. 瀛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8003 号

铁马冰河(全二册)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

电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销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: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590 千

印张: 26.25 插页: 8

印数: 8,000

版次: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80627 - 496 - 0/I · 159

定价(全二册)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拓跋休先开了口：“臣以为，‘禄行之后，赃满一匹者死’，似为处治过重。”

孝文帝看看拓跋丕。

拓跋丕仍在低着头，只是在心里说：皇上！你以为，班禄之后，便再无贪官？地方刺史、太守、令长已惯于贪占，就如大腹之人，对你所班之禄，如何能吃得“饱”？真若“赃满一匹者死”，将又有多少王公被处死？你杀得过来吗？还不逼得又有谋反者？我……说也没用。我的话，你是听不进去的！

高闾沉思着说：“老臣也以为，安定王所虑不无道理。”

李安世却说：“臣窃以为，该当如此！陛下已经下诏，班禄，肃贪。有人依然如故，便是存心忤旨，同于叛逆，如何能再姑息养奸，留于世上？”

李彪细长的眼睛眯缝着，目光显得更加深邃，两道淡淡的扫帚眉紧锁，当中挤出一个圆圆的小包。他深感此行任重，若真“赃满一匹者死”，不定要杀多少人，转眼看看李冲，只见李冲面色平静，右手背在身后，左手慢慢倒着掌中的核桃。他哪里知道，这是李冲的主意？

拓跋澄迟疑着说：“微臣愚昧，窃以为……以赃满十匹者死，似为妥当。”

拓跋飞龙接着说：“既已班禄，该当严肃律令，以整吏治。然而，以臣看来，当以律令为绳，赃至百匹者死。”

孝文帝又看看拓跋丕，问：“东阳王以为呢？”

拓跋丕只好开了口，还是道出心声：“老臣以为，阳平王所言极是！我大魏既定律令，便该当按律令而行之，如何能轻易改动？”

孝文帝果决地说：“大魏律令，并非一经制定，便不可以更改。我身为皇帝，可以随时改之！所以班禄，乃杜绝贪官，以整

肃吏治。既已班禄，敢受赃物者便是逆旨，决不能宽恕！任城王所言‘赃满十匹者死’，实在糊涂！其既能贪赃一匹，便会贪十匹、百匹或更多。许其贪九匹不死，其便将贪九十四、九百匹！”

拓跋澄说：“陛下圣明！确实如此，微臣已顿开茅塞。”

李冲抬起右手，从上至下慢慢捋着右侧的一绺长髯，说：“陛下圣明！汉代大儒董仲舒曾在《春秋繁露》中有言：‘矫者不过其正，弗能直。’臣以为，治赃也是同理。”

孝文帝看着众臣，见无人再言，说：“‘赃满一匹者死’，便是不遗余地，以从此杜绝为官者贪占谋私。我还记得，在班禄前廷议时，东阳王曾言，以‘峻法酷刑’来治贪。现在，便是为此，以威成势，使地方百官皆能克己奉公，尽职尽责。如此，则可使百姓富庶，国库充盈，早日一统天下！”

众臣齐声说：“陛下高瞻远瞩，确实该当如此。”

孝文帝叫道：“李彪、宋弁！”

二人忙应了一声：“臣听旨！”

孝文帝说：“上一次，你二人代我巡查各地，甚为得力，誉满天下，故而依然再用。”

李彪、宋弁跪下叩头，齐声说：“谢陛下倚重！”

孝文帝注视着李彪：“令夫人故去不久，令郎甚幼，便让你离家远行，实在是由于无人可以替代于你！看得出，近来你为妻子之死很伤感，本来就不胖，又瘦了许多。你要妥善安顿好家中之事。还有何难处？”

“谢陛下！臣家中之事，可于近日接来老母照料。臣虽然瘦些，从未生过病。请陛下勿以为念！”李彪心头一热，脸上现出激动之情，仍用惯有的抑扬顿挫、富有磁性的声音响亮地说。两个多月前，他的妻子在生下儿子之后，因大出血而死。

孝文帝从案上拿起一道手敕，又说：“我仍赐给你二人‘如朕

亲临’手敕一道。切记：凡胆敢贪赃者，不论是谁，定斩不饶！”

“臣谨遵圣命！”

“还有，发现犯有其他罪之官，也要一并处治。”

“处！”

“此行并不比上一次稍有轻松。仍由羽林郎尉迟道率羽林军百人跟随，另外，再将我的近侍二十名派在你二人身边。由他们日夜守护，谅不至于有大的意外生成。不过，你们还是要时刻小心才是！”

“臣遵旨。谢陛下大恩！”

李彪、宋弁带着几名御史台、吏部官员，在孝文帝亲赐的二十名近侍和尉迟道率领的一百名羽林军保护下，刚进入六月中旬便离开了平城。

这一次，他们与上次相反，是先向西行。在此之前，李彪已将百名候官派遣出去。

此时正是盛夏。他们不顾天热，一路疾行，在凉州等地查处了一些官员，有九人被当即处于死刑。

这天，他们来到渭州的陇西郡首阳县，住进了驿馆。

当晚，已被先遣来此的候官蒋柏儒带着自己的两名助手进了李彪、宋弁住的屋子。

“在下蒋柏儒等拜见钦使！”蒋柏儒等人给席地而坐的李彪、宋弁跪地施礼。

“三位辛苦了！请坐。”宋弁亲切地笑着说。

“谢钦使！”三人说着，跪坐在旁边。

“你们可有禀报之事？”李彪扭头看着蒋柏儒问，黝黑的脸一如既往紧绷着。他很少有笑的时候，宋弁曾开玩笑说他天生一副铁面，总是向外散发着冰冷之气，尤其是在心中不快或者发怒

的时候，便更加凛然有威，令人不寒而栗，正合适任御史中尉一职。

“有！”蒋柏儒响亮地说。看上去他年约三十五六岁，生得身材矮小，有一张瘦削的倒三角形脸，两眼很亮，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感觉。

“讲！”李彪说着，将上身略向前倾，看着他。

“就在十余日之前，在县城之南十里的五棵树村，发生一起两家族血斗案，死三十四人，残二十五人，伤八十余人。”

“所为何故？”

“这两个家族，一个姓许，一个姓佟，为祖上田产而争，已有十余年之久。当年由于这里多生战乱，许、佟两家都迁往外地。后来安定下来，许姓人先回到了这里。佟姓人在战乱中离散，是陆续搬回来的，见祖上之地多已被许姓人据为己有，一再索还，告于官府，却一直未能如愿。

“我等三人来到此地，正逢这两个家族纠纷再起。在下获悉之后，便去见了太学同窗、本县令长刘兴，方知另两位令长^①拔列敦、卜玉山，皆已受贿，各支持一家。刘兴就在门外候见，中尉、左丞，是否让他进来述说？”

宋弁说：“好！请他进来。”

很快，首阳县三位令长之一的刘兴便随着蒋柏儒走进来，给李彪、宋弁施礼。

李彪让他坐下，看着他，问：“你曾在太学读书？”

刘兴沉下脸，很动情地说：“回御史中尉，小人曾在太学读书四载，与蒋柏儒同窗。五年前荣获皇恩，来此首阳任令长，可叹并无政绩，愧对皇上！也无颜面对二位钦使。”

李彪说：“既是读书之人，定晓忠君；又为一县令长，当知法度、律令！”

刘兴更加伤感,眼睛湿了:“在下虽然知晓忠君、律令,却无能为力,只有长望苍天,徒然喟叹而已。不敢瞞二位钦使,天下贿赂公行,赃官遍地,邪恶者耀武扬威,而清正之官反而倍受压抑,似乎做了错事或犯了罪,乃至难以度日……唉,真是太黑暗了!吏治一乱,则将使百姓心寒啊!由衷而言,在下常为大魏江山而忧。虽然皇上已下诏班禄,又派二位钦使到各地稽查,但贿风已成,怕是一时难止。在下剖腹直言,还望二位钦使鉴谅!”

宋弁眨动着明亮的大眼睛,和颜悦色地说:“据刘兴讲,许、佟两家族血斗之前,曾向另两个令长行贿,是听你说的?”

刘兴说:“确实如此!”

蒋柏儒说:“当时,刘兴乃气愤不过而言,悲叹天下几至无官不脏,深为百姓而苦,泪流满面,痛心疾首,只当是述说于同窗好友,并不知在下已任候官。”

李彪问:“刘兴,你何以知晓另两个令长受贿之事?”

刘兴说:“许姓、佟姓两家人也都曾想行贿于在下,被在下断然拒绝。当时,许家人告知在下,已经行贿于拔列敦;佟姓人讲,已贿赂卜玉山,都欲争得在下站在其一边。”

李彪问:“当时来向你行贿之人,现在可还活着?”

刘兴说:“还活着。”

宋弁问:“许、佟两家未曾上告于陇西太守?”

蒋柏儒说:“在那场血斗之后,拔列敦、卜玉山也害怕被朝廷治罪,各带着许、佟两家之一,同一天赶赴陇西,状告对方,贿赂太守。”

李彪一惊:“陇西三位太守如何?”

蒋柏儒笑着说:“阳安侯勿忸于连收受了拔列敦带去的许家之礼,鲁阳侯韩显龙收受了卜玉山带去的佟家之礼。同样,勿忸于连也收了卜玉山引来的佟家人所献贿礼,韩显龙也收了拔列

敦引来的许家人所献贿礼。只有荥阳子王伯宇看上去颇似刘兴,没收两家一匹绢。”

李彪愤愤地说:“勿忸于连、韩显龙受命朝廷,拿着俸禄,身为一郡太守,非但不思造福一方,反而收受原告并被告之贿礼,实在是可恶至极!”

宋弁说:“此案死人众多,实属罕见。渭州刺史如何?”

蒋柏儒说:“陇西三位太守已将此案压下,无一人上报州里或朝廷。”

李彪心又一沉:“此等血案,三个太守胆敢匿而不报?”

宋弁转过脸,小声说:“道固兄!先取许、佟两家人的口供要紧。”

李彪点点头,果决地说:“连夜突审此案!刘兴!”

刘兴忙应了声:“刘兴在!”

李彪吩咐道:“由你引路……”

隔了一天,李彪、宋弁一行人离开首阳,向陇西进发。这支队伍中,多了几辆车,车厢里坐有刘兴及许、佟两家证人,还有被绑缚的拔列敦、卜玉山。

当天傍晚,他们来到陇西城,只见已经得报的太守勿忸于连、韩显龙、王伯宇,率众文武官员迎出了城门。

入夜之后,李彪派人去请来王伯宇。

王伯宇走进李彪、宋弁住的屋子,胖大的脸上满是笑容,两只圆眼睛灵活地转动着,躬身施礼,口称:“在下王伯宇拜见二位钦使!”

李彪冷眼看着他。

宋弁笑着说:“荥阳子请起!”

王伯宇站起身,立在一旁。

宋弁说：“请坐！”

王伯宇道了声，跪坐着，抬眼向李彪、宋弁各扫了一眼。

宋弁吩咐上茶。

王伯宇收敛了笑容，说：“二位钦使不派人传唤，在下也正想前来，有要事禀报！”

宋弁说：“请讲。”

王伯宇扭头看看，见屋门口有人，欲言又止。

宋弁说：“不用担心，你尽管说！”

王伯宇迟疑一下，向二人跪爬了几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想必二位钦使已经获悉，首阳县五棵樹村许、佟两家族之血案？”

宋弁一笑：“听说你与阳安侯、鲁阳侯不同，拒收许、佟两家贿礼，是吧？”

王伯宇晃着脑袋，不无得意地笑了：“在下乃朝廷命官，受朝廷俸禄，皇上已经再下诏书，明令‘赃满一匹者死’，如何能再收贿礼？”

宋弁又问：“阳安侯、鲁阳侯收受许、佟两家贿礼，你可知之？”

王伯宇说：“在下早已深知，此二人颇好纳礼，从来不拒贿赂，所以派人监视，尽知其详。”

宋弁点点头，道出一个“好”字。

李彪一直在盯着王伯宇，突然厉声发问：“你既知其二人并本案，为何未上报州府与朝廷？”

王伯宇顿时瞪大了眼睛，扭过脸只看李彪一眼，被他那满脸凛然之气吓得低下了脑袋，慌乱地说：“我……在下……是、是已见到诏书，知……二位钦使……很快就到了，所以才没有上报。再者，在下已经言与阳安侯，请他上报州刺史与朝廷。可他因为收了贿礼，便匿而不报。中尉、左丞清楚，阳安侯是帝室十

姓中人，在下实为属下。”

宋弁忙给李彪递了个眼色，说：“王太守说得也是！上报之责该在阳安侯。此外，你也想让中尉与我立此一功吧？”

王伯宇这才松口气，赶紧说：“正是，正是！”

宋弁向他拱一下手：“多谢，多谢！”

王伯宇扫了李彪一眼，连连摇头：“在下有幸荣获皇恩，得任太守，如何敢悖逆皇上之旨，收受贿礼？”

宋弁转过脸，说：“道固兄，是否连夜便审此案？”

李彪仍看着王伯宇，虽然仍然沉着脸，口气放缓了：“茱阳子，勿忸于连、韩显龙二犯正法之后，便由你主持本郡事务，如何？”

王伯宇脸上闪过笑容，稽首在地：“谢二位钦使看重在下！王伯宇定鞠躬尽瘁，全心全力报效朝廷。”

第二天，吃过早饭，李彪派人去请勿忸于连、韩显龙来驿馆议事。

勿忸于连、韩显龙相继到来，一进驿馆大门，便被准备好的侍卫捆绑住了……

在尉迟道带人将勿忸于连、韩显龙押走之后，李彪、宋弁也带领刘兴和侍卫、随从们，以及拔列敦、卜玉山和许、佟两家等一千证人，来到王伯宇的太守府衙。

王伯宇将他们迎入，请李彪、宋弁端坐在正堂上，自己在右侧陪坐。两厢肃立着孝文帝赐的二十名近侍，个个神情凛然，威武雄壮，手握着腰刀刀柄。

宋弁命人叫出刘兴，让他立在左侧。

李彪吩咐押进来勿忸于连、韩显龙。

韩显龙老老实实跪倒在了案前。勿忸于连在被按着跪在地

上后，仍怒视着李彪、宋弁吼叫着：“凭什么抓我？”

李彪冷冷地问：“你犯有何罪，心里还不清楚？”

“我没有犯罪！诬陷，诬陷！”

“来呀！带证人。”

有人应着，从旁边的屋里走出被捆着的拔列敦、卜玉山及许、佟两个家族的证人。

勿忸于连、韩显龙扭头一看，都傻了眼。

宋弁平静地道出勿忸于连、韩显龙受贿之罪：“经由拔列敦引见，勿忸于连受许氏家族贿赂五十匹。经卜玉山引见，韩显龙纳佟氏家族贿赂四十匹。勿忸于连还收了佟家贿赂四十匹，韩显龙也收了许家贿赂四十匹。现人证皆在，你二人有何话说？”

勿忸于连低着头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韩显龙连连磕头：“韩显龙知罪！”

站在两旁的许、佟两家人怒视着他俩，有的忍不住小声愤愤地说：“原来你是收受了两家的礼，难怪一再敷衍！”

宋弁又说：“拔列敦受许家贿赂五十匹，卜玉山受佟家贿赂四十二匹。你二人已供认不讳，可还有话说？”

跪在勿忸于连、韩显龙身后的拔列敦、卜玉山，也连连磕头：“求钦使饶命啊！”

李彪说：“许、何两家族之惨案，实由县、郡之官不理民案，久拖不办，积怨日久所致。县、郡之官且又勾结纳贿，贪赃不法。皇上诏曰‘赃满一匹者死’，你们不是不知。明知而故犯，本钦使便要执法！来呀——”

勿忸于连猛地抬起头来，叫道：“律令上写得明明白白：‘赃满百匹者死。’我只收纳了九十匹，又是帝室十姓之人，祖上有大功于社稷，如何可以处斩？”

李彪用力拍了一下桌案，响亮地说：“本钦使是奉旨而行，‘赃满一匹者死’。何况你已九十匹？”

拔列敦也抬起头叫道：“我等受贿该斩，行贿者便逍遥法外了吗？律令上写着：‘行贿与受贿者同罪。’”

许、佟两家的人一听，赶紧都跪下了。

“钦使容禀！”佟家的一位老汉说，“小人祖上之田被许家占有，已经状告县、郡数十次，都无结果。得知许家向令长行贿，小人家本来很穷，但因为咽不下这口气，不得不举债行贿，如何有罪？”

“钦使！”许家的一位老汉也说，“小人等只知继祖上之田耕种，佟家人却硬说是他们祖上的，如何能给？他们依仗比我们许家人多，前些天首先寻衅动武，打死我许家二十一人。请钦使为我许家做主！”

宋弁说：“许、佟两家血斗，酿成惨案，实乃愚昧至极之举。便是本地县、郡失职，何不赴州或京师上告？本钦使为另外公务所急，此案由地方日后处理。念其刚受劫难，行贿乃不得已而为之，又为赃官欺蒙，且不予治罪。”

许、佟两家人连连磕头，叫着：“谢钦使……谢皇上……”

李彪说：“将枉法赃官勿忸于连、韩显龙、拔列敦、卜玉山，在一个时辰之后当众斩首！暂且押出门外。”

一些侍卫押着几个人出去了。他们之中，只有勿忸于连、拔列敦还能走，其他二人是被拖出去的。

宋弁让许、佟两家证人退出门外，并命人去全城张贴诛杀勿忸于连等人的告示。

李彪看着刘兴：“刘兴！”

刘兴应了一声：“下官在！”

李彪说：“此案顺利了结，你立有大功。”

刘兴说：“在下应该做的。”

李彪又说：“更难得的还是，你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，嫉恶如仇。为此，本钦使特命你署理本郡太守！”

刘兴瞪大眼睛看着他，显然没敢相信。

坐在一旁的王伯宇怔了一下，很快就明白了：朝廷定制，一郡三名太守，怎能就我一人？刘兴原是我的下属，还不是一切都听我的？他提醒道：“刘兴，还不谢恩？”

刘兴这才跪地施礼：“谢二位钦使！谢皇上！”

李彪说：“刘兴，千万不要辜负圣恩！”

刘兴又磕了一个头：“刘兴知道。”

李彪又说：“你所做的第一件事，是将勿忸于连、韩显龙两府中一切充公。”

刘兴应道：“处！在下一定协助莱阳子……”

李彪已在响亮地说：“免王伯宇陇西太守之职！”

王伯宇大惊失色：“钦使！在下……在下何罪之有？”

宋弁微笑着问：“首阳发生许、佟两家族惨案，你伙同勿忸于连、韩显龙，匿而不报，还不知罪？”

王伯宇说：“在下并未贪赃，更未‘伙同’，是在等着二位钦使……”

宋弁说：“你确实没有贪赃，是在任勿忸于连与韩显龙鹬蚌相争，以坐收渔人之利，向钦使和朝廷邀功！”

王伯宇连连摆着双手，惊恐地说：“绝、绝非如此，绝非如此！”

宋弁脸上仍然带着微笑，声音平和：“就在数月之前，有一个名叫章郎的人，曾送你贿绢三十匹，不假吧？”

王伯宇顿时耷拉下脑袋，嘴里发出了慌乱、低沉的几声：“我……我、我……”

二 我这么做，并非有意谋害亲夫

就在处死勿忸于连等四人的当晚，宋弁正在书写奏折时，被派往秦州的候官之一荀启绳赶来了。

“回禀二位钦使！”荀启绳说，“小人已初步查得，秦州刺史、南郡王李洪，可能有诸多贪赃不法之事！”

李洪？这可是皇上唯一健在的舅父啊！又是驸马……李彪吃了一惊。上次奉旨到各地巡查，由于李洪一向官声甚好，又因为时间紧，他和宋弁便没有到秦州。

“南郡王？”宋弁也瞪大了眼睛，放下笔，“近几年考绩，南郡王一向以廉洁、爱民、有为而著称，如何忽然成了赃官？”

“那些都是假的。他为了博得好名声，不惜财物，贿赂候官与考察之官。再加上他是皇上唯一的舅父，谁会说他个‘不’字？他已经建了一座全国最为豪华的王府，在附近一带拥有土地三千余亩。由此不难看出其贪赃之一斑！”

宋弁看着李彪。

“近两年里，”荀启绳接着说，“南郡王在秦州大收贿赂，擅增租调，并由外地购来铁铤数千枚，每枚加价一匹绢，强令百姓购买，还将当地所产漆蜡竹木，倚仗官高位显而压价收购，再高价售与外地。就在前些天，他还收受贿赂，为人求官。更有甚者，他私占了大量由朝廷拨来的引渭水筑干渠之绢，致使干渠未能在上年修成，今年再遭大旱，民不聊生。”

啊？宋弁、李彪又吃了一惊。尤其是李彪，更不敢相信，在心里说：李洪会变得这样了吗？三年前，你与我宅第相邻，以兄

弟相称，曾骂过赃官……

“二位钦使！南郡王乃当今圣上唯一的舅父，又是驸马都尉，是不是不再查下去？”荀启绳问，目光在二人脸上各停留了一下。

李彪与宋弁对视着，问：“义和兄，你怕吗？”

宋弁抿着嘴笑笑，轻轻点了一下头。

李彪咬咬牙，说：“皇上临行之前，特意叮嘱我二人：‘对胆敢贪赃者，不论是谁，定斩不饶！’决不能因为李洪是皇上唯一健在的舅父，便网开一面，姑息养奸。”

宋弁说：“越是将有这样特殊身份和地位的赃官治罪，震慑力才会越大！不过，要千万慎重。”

李彪点点头，吩咐：“荀启绳，你先歇歇。明天一早，我和你一起去秦州治所上邽！”

荀启绳应了一声，退出去。

宋弁在屋子里踱着步，说：“道固兄……现在去合适吗？”

李彪说：“此案非常，仅靠他们几个候官，是难以查清楚的。时间紧迫，我们不能总在这里等啊！”

宋弁说：“你去，我就在这里等你？我也……”

李彪向他一摆手：“不！我俩不能都去。南郡王若真是个大赃官，已知朝廷派我俩来，必定心虚，有所准备，甚至派人来此探听消息。这里距上邽只有不足四百里路了！有你在此，我悄悄前去，更为有利。”

宋弁看着他：“李洪如同毒蛇呀！千万小心！”

李彪一笑：“至多被蛇咬一口嘛！我这人天生不怕毒，无所谓。”

宋弁想了想，又说：“将皇上派的二十名侍卫都带上吧！”

李彪说：“不必！人多了反倒惹人注意。”

宋弁还是说：“此行如深入虎穴，万不可稍有大意。特别是皇上赐的手敕，更不能不妥加保护……”

李彪说：“手敕暂且由你来保管吧！”

宋弁说：“不行！此乃皇上所赐，如皇上亲临，你带着可能有大用。嗯……这样吧！道固兄身边带两名武功最好的侍卫，其他十八人跟随在后，以备不测。”

李彪笑笑，拍一下宋弁的肩膀：“好吧！本来大可不必，但不如此，岂不有负了义和兄爱护之心？”

李彪带着两名被宋弁挑选的孝文帝贴身侍卫，跟随着荀启绳，快马奔向秦州治所上邽。在他们后面很远，另外十八名侍卫也在催马紧跟。

这天中午，上邽城在李彪等人眼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晰。

他们来到西城门附近时，忽见李洪与另两名刺史吐奚太洛、石伟光，率本州众文武官员及数千名军兵涌出城门。

怎么知道我到了？李彪心中暗惊，盯着李洪，马上明白：你果真已派人在监视我的行踪！哼，你这是不打自招。由此便可认定，荀启绳所查得诸罪，皆为属实。你乃一大赃官！

“倏忽一别，已经三载，道固兄一向可好？”李洪脸上带着笑高声说，并没有下马，只向李彪拱拱手，“本王未及远迎，还望道固兄见谅！”

你可不再是三年前的李洪了！我且先挫一挫你的威风！李彪暗说，本来就黝黑的脸顿时更加阴沉可怕，从怀里取出孝文帝赐的“如朕亲临”手敕，双手举起。

李洪这才与众人都下了马，跪地叩首，口称：“皇上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——”

李彪并未下马，威严地道了声“请起”，目光在人群中一扫，